雲林縣一一一年全縣語文競賽

區賽 國中組 國語朗讀 篇目

一、我愛綠竹

二、成功的人生

三、舊日的故事

四、寧靜的心、勤奮的手

五、奮鬥人生

六、多讚美別人

七、炎夏的中午

八、鄉居

九、迷濛的春雨

十、當野薑花不再香

十一、春天，去茶鄉看朋友

十二、一棵特別的樹

十三、白日夢老家

十四、泥土之戀

十五、四季桂

十六、故鄉那條黃泥路

十七、問候天空

十八、秋｜｜聽說你已來到

十九、田園之秋

二十、星星的故鄉

二十一、窗口

二十二、美麗的繭

二十三、拾荒者

二十四、梧桐四季

二十五、秋的甬道

二十六、逝去的瞬間

二十七、父親回家時

二十八、三月陽光

二十九、荒野之鷹

三十、 留一方心田

一、我愛綠竹

我家附近，有一大片竹林，枝葉扶疏，終年常青，遮住了半邊天，風來咿呀細語，聲滿小屋。閒來默坐窗前，手持一卷，欣賞藍天翠竹，其樂陶陶！ 每當心煩慮亂的時候，我總喜歡走進竹林間，漫步在一株一株挺直蒼勁的行間，立即覺得心胸釋然，塵濁全消。我愛竹，因為竹為我帶來幽美和寧靜。惟有在林中，能夠讓我任意沉思，無邊幻想。也能在這沉思與幻想中，檢討自己，策勵自己。

秋天來了，冬天又到，天氣漸漸地加冷，綠竹的葉子開始枯黃，一葉一葉地飄落，枝頭上漸漸地疏漏了，但它們並不因天冷而畏縮，始終保持幾片翠綠：它們也不因葉落而憔悴，而更加地挺直屹立。秋高氣爽，枝椏直指，更顯得崇高雅潔，超然不俗；枝椏的頂端，緊緊包藏著芽苗，準備與冬神搏鬥。有如英勇的戰士，抗拒一切的侵襲，等候著勝利的降臨。這是最令我敬佩的所在。

原來生長在綠林旁的紅花，欣欣得意，可是受不住寒風的侵襲，經不起時節的考驗，只一夜風雨，便相繼凋零了，而綠竹卻永遠地挺直著，永遠地屹立著。這苦難的摧殘，只把它鍛鍊得更堅實、更強勁，為明年的翠綠催生！等到冬去春來，萬綠蠢動，不久，又是翠綠綠的一片。誰看了不喜愛？

竹為歲寒三友，象徵著英勇堅毅的鬥士；綠竹有節，象徵著高風亮節的君子；竹幹中空，象徵著虛心謙抑的雅士。蘇東坡說：﹁食不可無肉，居不可無竹；無肉令人瘦，無竹令人俗。﹂於今世風日下，真有如綠竹之高雅、節烈者，曾有幾人？

幸而我家有竹，我又愛竹，但願它不僅帶給我心靈的寧靜，更能帶給我勇氣、毅力，和光亮的一生！

二、成功的人生

　　世上沒有不想望成功的人，你和我都包括在內，並無例外。

然而，我們每個人所有的，大抵只是一種泛泛的成功意念，我們雖想功成名就，並不確切地知道我們所要的是甚麼。

　　最常見的情形是，一般人常把職位的升遷，財富的聚集，或是虛名的獲得，和成功混為一談。我們有了一個較好的職業或差事，在待遇上高過我們的親友時，我們輒會沾沾自喜，認為這就是成功，甚至我們的父母、兄弟和姊妹也會為我們驕傲。

　　假使我們的收入不是怎麼的理想，我們就覺得不好意思。同時對那些收入高，或是能夠聚集甚多財富的人，又是羨慕，又是嫉妬；顯然，我們認為他們是成功的。

　　然而，賺大錢，並不絕對就是人生真正成功的標準。如果一個人只替自己製造了偌大的財富，却並未使自己在情緒上得到平衡，在情操上獲得完整，在道德上有所進步，在修養上有所增益，這樣的人，能夠算是成功嗎？

　　再說，一個人儘管爬上了很高的地位，如果他是自私自利的話，他的地位和身分，徒然只會給社會造不安，給大眾帶來不幸，這樣的人，是不是成功者呢？顯然，這都不夠算是成功。甚至嚴格地說，這種人恰恰是個失敗者，因為他並沒有完成真正的人生，克盡其做人的職分。

　　人生的真正成功，首先應該是盡責盡分。在家庭，竭盡其家庭一分子之責；把一己所有的潛能全部發揮出來。倒不一定是要奪得權力、地位和財富，纔算成功。

　　因此，我們要自問的，乃是我們對家庭、對社會、對國家民族所作的貢獻，是不是和我們本身的才能成比例？是的話，我們就是成功者。所謂「有一分光，放一分光；有一分熱，散一分熱」，能夠這樣，不論地位如何卑微，也就無忝所生了。

三、舊日的故事

仔細收藏的心事，常會不經意的傾瀉出來，總是在記憶的河流裡，流去又流回，輕輕的帶來一些；又輕輕的帶走一些。

記憶最深的是老家附近一片竹林，從我很小的時候，那片竹林就一直挺著高聳的姿勢，佇立在我眼前。夏夜裡，竹林下彷彿成了鄰家嬸嬸、伯伯聚會的場所，他們高談闊論的談著國家大事，即使再安靜的人偶爾也會插上幾句自己的見解。更有一群不懂事的小蘿蔔頭，纏著年老的爺爺，在沙沙聲響的竹林裡講古，一段段的傳奇，滑進了我們童稚的腦海中。我常想著，也許有一天，當我老了，面對一群孩子時，我會告訴他們｜｜那片竹林、那位辭世已久的老爺爺。這些溫馨的回憶，也許便這樣流傳一代又一代。

家裡的稻田，在勤奮的爺爺手中，依著時節採收著稻米、甘藷和番茄，對我而言，隨著爺爺、奶奶到田裡去，那是一件最快樂的事。赤著腳，踩著一片鬆軟的泥土，撫摸才剛冒出泥土的新芽，常常，就這樣楞楞的望著這片景致。最令人難忘的是：秋收時，那一片金黃色的稻穗，帶著一顆顆渾圓飽滿的種子，每到這個時候，爺爺總是特別開心，因為爺爺所付出的心血、所付出的努力，在這一刻化為成果，呈現在眼前。

在我的心目中，沒有人能取代奶奶給我的感覺。小時候，每到放學時，心裡總是盼期奶奶的身影，出現在迴廊的彼端，布滿皺紋的臉，淺淺地對我笑著，牽著我走入暮色中。直到奶奶去世了，從那一刻開始，我才懂得獨立走著自己的路，才曉得再也沒有一雙持扶我的手，也才嘗到人世間的悲歡離合。

在這一段歲月中，我長大了，雖然失去了一個最鍾愛我的奶奶。但是，奶奶對我的關心，卻在我的心裡留下一道深深的烙印，讓我的童年顯得那麼溫馨、那麼充實，而且毫無匱乏。

四、寧靜的心、勤奮的手

隨著社會形態的蛻變，凡是活在世上的人，都擁有神聖的天賦使命｜｜要朝著自我的目標與理想奮進，達到成功｜｜那才是最具意義的。也因此，惟有時時保有一顆寧靜的心與一雙勤奮的手，才是人類邁向成功的重要工具。

炙熱的夏日，是最讓人受不了的。往往開了冷氣還嫌不夠，但看那圍坐籐椅，手持蒲扇的老年人，反而是那麼的泰然自適，一副不為酷熱所動模樣。因為他們有顆寧靜的心，故能拋開一切煩心的瑣事，閒話家常，自然的就忘了炎熱，因而才會心靜自然涼。反觀時下的年輕人，雖然活力充沛，但在衝動與盲動的支使下，為了追求速成，大多缺乏靜心及鎮定的思考，致使一切遠大的理想、抱負，都因此而功敗垂成，不但浪費時間，也得不到一絲效率。所以，惟有多方面的思考及平靜的心湖，才能因﹁寧靜﹂而﹁致遠﹂，而達到事半功倍之效。

工廠中的機械，不停的運轉，為的是趕上市場的需要；計程車司機在大街小巷川流不息的來往，為的是要多賺幾分錢，維持生計；母親的雙手，不停的做家事，為的是要讓全家更舒適。這個有所為而為的社會是分秒必爭的，因此每個人皆須用雙手不停的做事，才不會因趕不上人群而逐漸落於人後。﹁守株待兔﹂這種不勞而獲的事只是天方夜譚，既有謀生能力，卻不從事生產，只會一味跟他人乞求，就是卑鄙、恥辱的表現。惟有那雙勤勞不懈、苦幹厚實的雙手，才是最具體、最實在的處世工具。它會幫助我們達到目標、實踐理想，也會幫助我們得到今後行事所需的經驗，從頭到尾，永遠是光明有意義的。

具備了寧靜的心，如果缺乏勤奮的手，那麼所有的願望都只是空想罷了。沒有實際的行動，只是坐而言，卻沒起而力行，就算擁有獨特的處方來行事，也不能有所成就。相反的，雖然有了勤奮的雙手，卻是不分白天黑夜的努力，心緒也始終無法穩定下來，等於空有一部精良的電腦，無人去使用、操作，永遠無法發揮其最大效用。假如所有的行事在事先都缺乏冷靜的思考，無疑的，那是在浪費時間。

具備了寧靜的心、勤奮的手後，就讓我們正正當當、切切實實，毫無阻礙的走向未來，而當理想抱負都達成後，生命也就活得更有意義了。

五、奮鬥人生

一個人生活在世界上，無論是為著衣、食、住、行的物質生活，或是尋求知識、研究學問，或是建立事業，都會經歷艱苦的過程，必須和環境奮鬥，戰勝許多的困難方能達到成功境域。

也許有人會說：﹁那些生來就有好福氣的人，像富貴人家的子弟，他們有父兄的餘蔭，豐厚的產業，並不需要再奮鬥，要奮鬥的只是那些普通和貧窮的人。﹂這話乍聽似乎很有道理，其實是膚淺而不正確的，我們要知道，富貴人家的子弟，他們憑藉父兄的勢力和財產，在物質生活上，暫時雖不必再去奮鬥，就可以享受現成的了，但他們若是想求得高深的學問，或成就偉大的事業，那仍然得靠自己去奮鬥才行，因為那些絕不是金錢和勢力所能辦得到的。

再者，一個人若是沒有經過艱苦的奮鬥，輕而易舉的得到了名譽和金錢，那固然是幸運，但在人生的意義上，並沒有價值可言，也不為社會所尊重。

所以，一個人若要光明的前途，除了靠自己努力奮鬥以外，絕沒有另外的捷徑可行！

偉大的事業，更是如此，絕不是偶然的幸運所能建立的。試看古今中外的聖賢哲人、大學問家和成大功立大業的人，哪一個不是在艱苦險惡之中，飽嘗顛沛流離之苦，經歷長期的奮鬥而成功的呢？

惟有培養樂觀奮鬥的精神，我們才能在任何事物中，看到光明的一面。哥倫布初次航行在沒有海圖的大西洋時，便是憑著一分高度的勇氣與信念，去克服眼前的疑慮和困倦。對於樂觀的人來說，天下沒有完全不幸的境遇，當天空烏雲密布時，他們總是最快分辨出那道穿透黑暗的光芒；在眼前的邪惡混亂中，總是他們最先體認到未來的美善。所以，西方的智者說：﹁假如你面向太陽，陰影就在後面。﹂

人生誠然離不了奮鬥，除了努力工作、堅忍不移外，沒有什麼能使你成功。奮鬥才能克服一切困難，創造幸福的未來；也惟有不斷奮鬥才能顯出人生的真意義！因此，我們不應再恐懼於當前的困難，大家應當努力不懈，活出燦爛的奮鬥人生。

六、多讚美別人

發自內心的讚美，就猶如一個人一生的信用卡。每一個人無論處在任何場合，如果能好好的善用它，世界上就會充滿了和諧、甜蜜的快樂音符。

在每一個人的心中，讚美聲是最被渴求、期望的，大家都希望別人讚美他，反之，如果大家都是如此，而每個人都不先付諸行動，那這世界將永遠籠罩在冷漠、無情的煙霧之中。因此，我們可以看出，發自內心的讚美聲是我們一生中永不可缺的，只要我們能先由本身做起，再擴展到大眾，那世界將再度活躍起來。

讚美有如一劑強心劑，當他人的善行受到別人的讚美時，他會覺得自己的善行是值得的，也因此更有信心的去繼續這些善行。所以讚美別人常會收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。但是讚美應有一定限度，應該要適時適當，而且要出自於內心的，而不是一味的讚美、言不由衷的讚美，因為這就淪為阿諛奉承，而不是讚美了。

適時的讚美，可以使我們永遠保持身心愉快，更能增進友誼的聯繫，使人際關係良好且穩固。例如：在一個班級裡，某個同學參加比賽得獎，或熱心公益、工作認真……等，我們都應給予誠懇的讚美，使同學們能更增進自信心和成就感，也使溫馨、快樂的氣氛散播到班上，更可促進班級的榮譽心和團隊精神。這些都是由於常讚美所得到的成果。

當自己在接受別人的讚美時，應先冷靜一下，想想這是別人真心的讚美或是言不由衷的奉承。若是真心的讚美，高興固然是可以，但不要因此而感到滿足，應保持原有的心態，繼續做自己應做的事；但若是別人的阿諛奉承，那麼我們更應該保持常度，不要被這些奉承所迷惑、侵蝕。

總而言之，如果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能對別人做適時適當的批評和讚美，而自己也能以寬大的胸襟，秉持著平常心去接受別人的批評和讚美，那麼這個世界將會更和諧、更美滿。讚美，這一張終身的信用卡，如果大家能時常適時適地的使用它，那幸福的樂符將陪伴你，直到永遠。

七、炎夏的中午

院子裡的石榴花開得通紅，蓮荷的清香，隨著風飄滿大地，鳳凰花也一簇一簇地綻放了。蟬鳴蛙叫，迎接著盛夏的光臨，也迎接著炙熱的洗禮。

中午，天空晴朗得像一面淺藍色的鏡子，驕陽高高地掛在天空，露出傲慢的笑臉，如火傘高熾，閃爍著灼人的光芒，更像火球般的滾燙，強烈地熾燒大地。

大地上熱烘烘的一片，沒有一絲兒風，沒有一片兒雲，空氣中唯一散佈著的是一陣一陣的熱浪，充塞了天地。蟬哥已經躲藏起來了，鳥兒也不敢在枝頭歌唱，魚群更深深潛在水底爛泥中，岸上的楊柳垂頭喪氣，其他的樹木，也都彷彿垂死地掛著葉子。整個大地，在炎光的燃燒下，呈現一片死寂。

火焰般的陽光，射在窗外的白灰牆上，所有的熱氣似乎都向我的房間推送。我坐在房裡，背後的壁上恰如燃著煤爐一般，熱氣從皮膚滲入心裡，汗水卻從內肺裡透了出來。我用毛巾揩汗，卻越揩流得越多，像那大雨般自高處直淌下來。一檔的電扇，在這時完全失去了作用。忽然從熱騰騰的空氣中傳來賣冰棒的喇叭聲，我不自覺地一躍而起，衝出門外，照顧照顧他的光臨。

小黑狗躺在屋簷的蔭處，張著嘴，伸出了長舌，不停地喘著息；原來揚眉吐氣的公雞，也躲在草堆中，似乎已失去了昔日的活力；馬路上原來硬邦邦的柏油，現在卻如軟綿綿的蛋糕；路邊的石子被曬得會燙人的腳，大路左邊的「黑龍江」，從臭泥裡冒出無數混濁的水泡，傳來一股熱腥氣，使人噁心。

我丟了冰棒棍，拿著一本小書，跑到對面的濃蔭樹下，靠著樹幹，享受著些兒的涼風，欣賞著在炎天下那一片金黃的稻浪。

八、鄉居

一帶暗藍的遠山，起伏在竹籬外邊。一灣清亮的溪水，繞過巷口，終日低吟著，繼續著它不變的行程。打開窗，大自然在裡面鑲上一片漠漠的水田；不時夢影似的飛起幾隻水鳥，越飛越遠，漸漸化成了天邊的白雲。

稻熟的季節，農人戴了斗笠；農婦更在頭上包起了花布頭巾。她們有時在路邊舂打稻穗。輕風攜帶著大地的芳香，將秀美的稻穗，和她們飄灑的黑髮，朝一個方向吹去，形成了極美妙的波動。金色的稻粒也灑落了一地。在這樣的季節，田邊、樹蔭下，出現了一座座稻桿小棚。農人夜中棲宿在棚裡，白天便空無人迹，棚口也許放著一把水壺，一雙木屐，處處顯得那麼恬適逍遙。田埂間堆起了高高的稻草堆，上面還插了一根竹竿，往往掛住了一兩片過路的閑雲，給那靜靜的田野，添了無限的美麗。

沿著銀色的大路，點綴著一些疏落的房屋，一些嬌豔的扶桑花，一些淡紫淺藍的朝顏花，整年、整天，那麼單純的開著。甚至在風急雨驟的臘月，小草也忘了躲到泥土裡去做夢，仍然是綠油油的，裝飾了地面。

草上的常客是一些赤足小孩。有的手中牽了一隻水牛，身後還跟著一隻溫馴的小白羊，在絢麗的日光下，茫然而立。腳邊常擺著一只竹筐兒，裡面裝滿著自己園子裡種的紅辣椒，等待著過路人問津。他們有的年紀太小了，小得連叫賣都不會，只任過路人隨意拿去一些，再隨意扔下幾角錢。單純的心靈裡，從不顧慮到小生意的盈虧。有一天，我偶爾為了好玩，向一個小孩買了幾串辣椒。他也許認為我付的錢太多了，第二天，又悄悄的在我的竹門上掛了一串。我拿下這串贈物，想像到那小孩翹足引頸掛上這些辣椒的情景，真覺得比一串珊瑚珠更珍貴。

　　一個開雜貨店的鄰居，每天到我家來收取些剩飯殘羹餵養他的鵝鴨。每逢過年，她總送來一塊親手製的玫瑰色的年糕，我少不了要客氣讚美一番，說做得如何芳香可口。次晨，她笑吟吟的又送來更大的一塊。這一次，我只好默默的領下這份美意，不敢再讚一詞。多麼樸厚的人情呵！

　　我愛台灣，尤其是台灣的鄉下。我喜歡那可愛的如畫景色，更喜歡那些純樸的鄉民。

九、迷濛的春雨 蔡文章

乾涸的水庫，一再告急，再不下雨，據說第一期稻作要分區供水了，而且傳播媒體也一再呼籲要節約用水。在科技昌明的今天，雨水仍不是人類能控制的；而且春耕特別需要它，真可謂「春雨貴如油」啊！

往常南國在冬天是少雨的，但當春天一到，雨便會斷斷續續地下著，雖不大，但持久，仍能濕潤自然萬物。

今年的春雨，終於在人們的盼望下來了。春雨來了，雖只是毛毛細雨，但地面濕了，不再塵土飛揚，不再廢氣迷漫，空氣似乎清新、乾淨了不少。

我持著雨傘，在樓頂上游目俯瞰著屋後那片廣義的田野，過去它是清一色的稻田，阡陌縱橫，隨著四季不同的轉換膚色，如今起了變化，美麗、整齊、劃一的田園，被切割得支離破碎，有幾塊播種禾苗，有幾塊休耕不種的廢田，又有幾塊設置了工廠，而雨下在這些不同景觀裡，亦給人不同的視覺感受，只是霏霏細雨迷濛輕飄，我卻感覺不出那份美感來。看著禾田裡，沒有農夫的足跡，顯得寂寞安靜，青苗似乎躍動著吸吮難得的雨露；休耕廢田，蔓草叢生，緊臨工廠的地方被占去收容廢物，顯得雜亂無章；而工廠的灰煙仍在排放，細雨、煙塵交錯，天空灰濛一片，蔽弱不開，讓人不忍卒睹。

眼前這一切變化，讓我疑惑，這哪裡是我童年的鄉野，生於斯、長於斯，從有記憶起，物質由匱乏而豐盈，這是值得欣慰的，但是我們失去的太多，我們只一味的追求工業，繁榮經濟，享受了美食華服，卻失去了原本大自然的美妙，清澈的水流與清新的空氣，我們僅在三十年內，將大地的美好環境給破壞掉，這哪裡是我們期盼工業發達後的今天，我常常會很「衝動」的訴之自己的感受，若是可能，我寧願回到過去。

雨仍下著，我索性地把傘合起來，任雨淋灑，迷濛中眼前幻映出一個立體動態的無聲影片：我看到一大片田園，被分割成一面面似鏡的水田，田間有穿蓑衣戴斗笠的農夫在扶犁叱牛來回整地，麻雀與烏秋在牛背上停停飛飛，不時俯身覓食；一片片走動的烏雲，翠綠的護林及盤旋在高空的蒼鷹……。

我是不能像童年少年時那麼瀟灑了，那時只要下雨的日子，我從不拿傘，也不穿雨衣，便走進雨中，讓雨澆灌、洗滌，甚至仰天張口汲取甘霖，那份舒暢、那份清涼、那種心涼 脾透開的感覺無法言喻。

十、當野薑花不再香 林美珍

野薑花在鄉間小路綻放著，很美，很香，總是散發一股高雅迷人的氣息，常博得路人的讚歎聲。每年總在特定的季節裡默默地開著，她淡淡的清香，是路人向她行注目禮的主要原因。

如果有一天，野薑花不再香了，還會有人注意她嗎？

「你媽媽年輕時，美得像一朵花呢。」無論我認識或不認識的人，都會如此跟我說。現在依稀還可見她年輕時的風采，只是多了一些皺紋。曾經她就像我喜歡的野薑花，認真堅守自己的崗位，培養自己的氣息，綻放自己的神采。

爸爸務農，媽媽除了擔任家管外，也要肩負幫農工作，有時還得出外兼打零工來改善家庭經濟。古代有「聞雞起舞」的祖逖，現代有「聞雞煮飯」的媽媽，聽到媽媽洗大鼎蓋的聲音，應該是凌晨四點鐘吧。媽媽準備十個便當，兩個妹妹雖未讀書，但仍在家帶便當，因為中午沒人可以做飯給她們吃，「只要翻開大鼎蓋，裡頭就有便當可以吃了。」媽媽交代著，日復一日。

每次過年過節，這位聞雞煮飯的媽媽，可是不按牌理出牌的。因為她比雞還早起床，凌晨兩點起床，做孩子們最喜歡的粿或點心，隨著不同的年節有著不同的粿。她的手藝可是人人稱讚的。記得一次，我在電話裡和高中同學聊天，說我最喜歡吃鹹的油飯，第二天早上，飯菜上即出現油飯。那天，我的心一直暖暖的。

農忙時節，媽媽似乎都不會累，早早就起床：煮飯、煮點心，然後和爸爸一起下田工作，不管是插秧、除草、收割，她可是樣樣都拿手。工作兩小時後，才叫我們這些孩子們起床幫忙。晚上又忙著稻穀的處理，又很晚才睡，要我們早一點去睡。以前，我一直認為媽媽好像農忙時特別興奮，不太睡覺的。

時間總是不經意的從指尖滑落，所謂的「苦」日子過去了，昔日嗷嗷待哺的小孩，現在也懂得反哺，只是……。「媽，我回來了。」下班回家，看見媽媽露出一絲的微笑，只是在她腦海記憶中，是否真的按下我的快門，將我記住？在她的腦波裡，是否記起一絲絲她含辛茹苦的扶養八個孩子的苦與樂？

當野薑花不再香時，人們總會問起那清香何處去？曾經駐足在人心中的香氣，總讓人懷念不已。

十一、春天，去茶鄉看朋友 章銅勝

在春天，我決定去看一個茶鄉的朋友。和朋友是平時可以相忘於江湖，每次相見卻又都能如初次相遇般的欣喜，彼此間有著心神意會的默契。很多時候，有朋友可以惦念，或是被這樣一個朋友時常惦念著，都是如沐春風的。

喜歡上綠茶，是近些年的事，春日問茶，也是我每年必做的事。一個人隨著年齡的增長，愛好和習慣會慢慢地有所改變，人到中年，就喜歡泡一杯綠茶，捧一本閒書，慢慢地消磨時光。茶和書，並不特別講究，有略好一點的綠茶就行，有愛讀的閒書就可以，真正喜歡的是那一分安靜和清閒。每次泡茶，當看到茶杯中的茶葉輕輕舒展，聞到裊裊升騰的茶香時，總會不由自主地想起在茶鄉的朋友。

我選擇在春天，去看望朋友，也是取道問茶。朋友的家在皖南太平，是太平猴魁和黃山毛峰的產區。總覺得在茶鄉長大的人，若是有些趣味，便是帶著滿身茶香的人。

皖南的毛峰上市早一點，猴魁略遲一些，這就讓人很糾結。到了清明和穀雨時節，是無法知道該選擇在什麼時候去的。那段時間，我總是天天看天氣預報，關注皖南的天氣，天氣的好壞，會影響到茶的品質。我也時時問朋友山裡茶葉的長勢，那種心情，很是急切。通常是在幾個晴好的天氣之後，我就去茶鄉了。

朋友如一杯綠茶，淡淡的，對我的到來，他從不會感覺到意外，也從來不會有太大的驚喜。我們見面，上山去看茶、喝茶，談茶。談去年冬天的天氣，談今年新茶的價格，談我們所熟悉的某一塊茶園裡新葉的長勢，有時也會說點別的，但總繞不遠，一會兒又繞回來了，話題單一，言語輕淡，彷彿在談一件我們都不太關心的事情般。

我喜歡這樣的氛圍，輕鬆，也不用介懷。那些與茶有關的話，如從剛泡的一杯新茶的杯口升騰出的熱氣般。

伴著淡淡茶香，瀰漫著，也很快就飄散了。一年一季的茶事，又何嘗不是如此呢，本來就是簡單得經不起推敲的事。有些事情，如朋友之間的交往，也該簡單如茶。

十二、一棵特別的樹 吳燈山

那天，我來到森林中的一塊空地，巧遇一棵特別的樹。那棵不知名的樹長得並不高大，但整棵樹在陽光下閃閃發亮，吸引我駐足靜觀。

這棵樹的每片葉子都散發著金色光芒。午後的陽光在樹葉鍍了一層金黃，猶如上釉一般閃耀迷人；枝椏間一片碧綠流蘇，感覺流動的汨汨旺盛能量正往四周不停溢散，令人眼睛一亮，驚喜瞬間在我胸臆間引爆開來。

那棵樹也吸引了過往的飛鳥紛紛停駐。一群白頭翁優雅的停在枝椏間，像小精靈般跳上跳下；接著是吱吱喳喳叫的麻雀飛到樹下覓食，以跳探戈的舞步前進，一副樂不可支的模樣；在隱密的樹葉中我發現了貓頭鷹，牠不知何時飛來，正叩叩叩的啄樹幹，一邊奏樂一邊為樹木除蟲。

我雙手握成一個「愛心圓」，再將視線往前挪移，啊！我看到光線從手中輻射出去，然後繞著樹幹和樹葉永不止息的旋轉、移動。我加強心中融合的意念，用愛擁抱它，試著與樹木的光明能量結合。

樹木很友善，當人們伸出友誼之手時，它們便加倍奉還，餽贈更多的能量。在我們交融的過程中，能量和光量互相傳遞。我的感知能力變得更寬廣後，驚訝的發現更強大的能量來自森林上空，它和個別的能量彼此互相結合……，一種徹底放鬆的喜悅，從我內心升起，猶如噴泉般瞬間流竄全身。

我不知站立原地多少時間，直到全身充滿能量，我才懷抱一顆感恩的心離去。原來，生命的能量不僅可從食物獲取，大自然的超大能量庫，也提供了源源不絕的活力，等待有心人去交換、融合。離開前，我把那棵樹移植到我的心田。

隨著歲月流轉，內心移植的那棵樹非但沒有消失，反而愈來愈清晰。每當身心疲憊時，它總適時在我心的鏡面上出現；發光的樹賜給我無窮的力量，如果說它是一顆充電樹，一點也不假。

我很幸運，能在人生旅途中遇到這棵特別的樹；真心祝福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發光樹，讓它陪伴你走過人生的每一個低潮。

十三、白日夢老家 李潼

老家那條巷道的一邊，是貯木場的圍牆，因此看來特別筆直。那道圍牆，用的是長短不齊的杉木尾合併起來，再讓生命力強韌的牽牛花，披披掛掛的覆蓋上去，成了一道紫花牆，一道好看的綠牆。

小學一年級開始，不論寒暑晴雨，我總喜歡擺攤子似的搬張長條椅堵在大門口做功課。抄寫得累了，便看看那道綠牆以消除疲勞；被算術題折磨得頭皮發癢了，也看看那道綠牆想方法找答案，時常這樣看著看著，就發呆了，作我的白日夢。

紫色的花、綠色的牆，正是最神祕、最順眼的組合。那道綠牆是我白日夢的老家，我看著牆面，趴在牆上，培養了我作白日夢的習慣。

五十年代的垃圾箱用水泥打造，高一公尺，可以給兩個人躲迷藏；我家門口的綠牆下便有一具。我總是在煩累得想撕掉家庭作業的前一秒鐘，跳上那具水泥垃圾箱，把下巴托在綠牆上看貯木場，作我的白日夢。

貯木場分兩個區域，右側是浸泡原木的大水池，左邊則堆疊了還黏貼著樹皮的巨大樹幹。我們被嚴禁到貯木場玩耍，因為那有著半個操場大的水池曾淹過人，堆疊的樹幹曾壓過人。我扶在圍牆觀看，也不只是過乾癮；而是那些百年的樹幹，雖然被砍倒了，仍然很耐看。它們提供我深遠寬大的想像空間——

這些大樹的種籽是怎麼來的呢？

它們怎能在陡峭的危巖上生長？

山頂上下雪，它們不怕冷嗎？

是不是曾有閃電擊中大樹，釀起森林火災，它們害怕嗎？

曾有貓頭鷹、松鼠和猴子住在樹上？野豬的獠牙曾在樹頭摩搓吧？中空的樹幹裡住過什麼蛇？有多大呢？

它們被砍伐倒地的時候，痛不痛呢？山峰震動，該是鄰山的森林全都知道吧！

這些木幹將被裁割成木料，最靠圍牆的這塊將被做成什麼家具？衣櫃、桌椅，還是輪船上的圓舵？

樹幹因為中空或被漆上防腐白漆，年輪數不清，我只好以樹身的大小來想像：那一棵是和諸葛孔明同個時代落地生根；這一棵和唐明皇一同賞月，它們看著宋元明清各個朝代更換，不知有什麼感覺？

十四、泥土之戀 柯錦鋒

從小店買回兩塊巴掌大般的彩色泥土回來，兩個女兒高興得又叫又嚷，童稚的歡欣，年幼的歡暢，一覽無遺的表露出來。

玩著，捏著，不多久，兩個人竟然為五彩斑斕的泥土多寡計較起來。雙方一把眼淚，一把鼻涕，爭吵不休，互不相讓。

權且當和事佬，排解了老半天，仍舊無濟於事。哭喊的聲音，喋喋的告狀，聽了心情煩得不得了。

連區區的泥土也爭，實在是匪夷所思。想著，想著，童年奔馳在郊野田疇，高歌在溪畔水湄的一幕幕往事又浮上心頭。

那時候，我住在中部的一個小山鎮，四周是一片片的山光水色。山，碧綠的可以擰出水來；水，涓涓響響，流蕩著咿啞的歌聲。沒有紅塵的誘惑，沒有市囂的干擾，在物質上，左鄰右舍都是道道地地的苦修者，但是大家的確活得很實在，過得很快樂。

這絕對不是言不由衷，而是的確如此。不錯，在有形的物質生活享受層次來說，我們是貧乏可笑的；不過，基於「上帝為你關上一扇門，必為你開一扇窗」的道理，在精神生活的充實價值來講，我們是豐盈可頌的。以我們家小孩來講，那可是人生最美好，最難忘記的如詩歲月。

我們經常成群結隊的打著赤腳，在溪畔抓魚蝦、捉螃蟹。我們還拾起漂亮的小石子，互相比賽玩丟水漂的遊戲，看一朵朵的水花開了又散了。我們也曾趴在輕輕潺潺的小河邊，挖著黃色的泥土，塑一個你，塑一個我。

我們更曾在原野，在鄉間小路跑，一手放著線，一手打著節拍，在童稚的歌聲簇擁下，身旁的風箏逐漸飛上藍天白雲中。

花的清香，草的芬芳，青山綠水的擁抱中，我們感受了泥土的賜予，土地的奉獻，在「補償」作用的影響下，忘記物質的困蹇，眼前只有甜蜜的微笑，幸福的歌聲。

唉！現在的孩子可不行啦！當我從往日的回憶拉回現實的世界，不禁感嘆萬千。真的！我真不曉得要如何向兩個天真爛漫的女兒解釋著人世的悲歡：從前，我們是沒有什麼物質享受可言的，天！如果有一根竹掃把當馬騎，我們就高興得不得了，連晚上做夢都會露出滿足的笑容。但是現在呢？似乎是不好安撫啦！

十五、四季桂 朱天衣

人們都說八月桂花香，桂花應該是在秋季綻放香溢滿園的，但我們家的桂花卻從中秋直開到夏初，四季都不缺席，所以又被稱為四季桂。講究些的會把花色淡些的喚作木樨，我們家種的便是如此，但我仍執意當它是桂。

父親喜愛桂花，我原生家庭門旁兩株茂密的桂，快有四十高齡了，雖種在花圃中，卻仍恣意生長，不僅往高處伸展，更橫向環抱，兩樹連成一氣，漫過牆頭自成一片風景，貓兒遊走其間，猶如迷宮般可供戲耍。父親也喜歡蘭，還曾和他到後山搬回半倒的蛇木（筆筒樹），截成一段段來養蘭，記得鋸蛇木的當口，在院中遊走的雞硬湊到跟前，先還不解，直至從截斷的朽木中竄出幾尾褐紫色的蜈蚣，才知那雞真有先見之明，一口一尾，三兩下便給牠像吃麵條一般吸食個盡。待等父親收拾妥當，便會將蘭掛在桂樹下，一來遮陽，二來懸空的蛇木也不致淪為貓爪板。

桂花飄香時，便是父親忙桂花釀的時刻，那真是一份細活，一朵朵比米粒大不了多少的桂花，採集已不輕鬆，還要將如髮絲般細的花桱摘除，那是只有細緻又有耐心的父親做得來的。接下來便會看到父親將拾掇好的花絮，間隔著糖一層一層鋪在玻璃罐裡，最後淋上高粱酒，便是上好的桂花釀，待等隔年元宵煮芝麻湯圓時，起鍋前淋上一小匙，那真是噴香撲鼻呀！整個製作過程，我們姊妹能做的至多就是採擷這一環，有時在外面覓得桂花香，也會結伴去偷香，我就曾被二姊帶到台大校園，隔著一扇窗，一辦公室的員工便看著兩個女孩在桂花樹下忙著收成呢！

除了自製的桂花釀，參了點桂花香的「寸金糖」，也成了父親寫稿時難得佐伴的點心。這「寸金糖」在當時只有「老大房」販售，我們姊妹仨不時會捎些回來，不是怎麼貴的東西，父親卻吃得很省。他對自己特別喜歡的事物，總能有滋有味的享用，但也不貪多，幾乎是給什麼就吃什麼、供什麼就用什麼，即便是鎮日離不了口的菸，也只抽「金馬」，後來實在是不好找才改抽「長壽」，而茶則是保溫杯泡就的茉莉花茶。我們是長大後自己會喝茶了，才知道拿來做花茶的茶葉，都是最劣質的，甚至連那茉莉香氣都是贗品，是用較廉價的玉蘭花代替，而這濃郁的玉蘭花是會把腦子薰壞的。記得那時二姊每次夜歸，會順手從鄰人家捎回幾朵茉莉，放進父親的保溫杯中。唉！這算是其中唯一珍品了。

十六、故鄉那條黃泥路 顏崑陽

每個人的記憶中，都可能會有一條印象最深的路，路面鏤印著他疊疊的履痕。履痕可能由小而逐漸變大，那是他成長的軌跡；在這條路上，來來往往間，從孩童的蹦蹦跳跳，到成年的步履沉穩。或者，履痕也可能有深有淺，那是心緒的顯影，腳步隨著喜怒哀樂而快慢而輕重。這樣一條路，誰能將它忘記！

你也有這樣的一條路嗎？我有。走過的路已經千千百百條，但記憶最深的卻仍然是故鄉那條黃泥路。

我曾在這條路上踩踏了八年，每天總要來回走一趟。從念ㄅㄆㄇㄈ走到念ＡＢＣＤ；從跌跌撞撞的孩童走到奔騰跳躍的少年。我們就是走在這條路上長大的呀！不但路面鏤印著我們成長的軌跡；路旁很多地方也都藏著我們吵吵鬧鬧、歌歌哭哭的故事。這樣一條路，誰不永遠都記得呢？

那時，我們都還小，因此覺得這條路特別長。第一次走上這條路到鄰村讀小學，有些害怕，也有些興奮。手上提著草編的書袋，嘴裡含著一顆糖球，赤腳踩著夾雜碎石的黃泥；短小的腳印輕細地鑲嵌著路面。怎麼這樣遠？我們走得有些累了，就找棵木麻黃的樹頭坐下來，拿出剩下的糖球，塞進嘴巴，慢慢地吮食著。那時，我們真覺得這條路特別長，小小的步幅似乎跨不盡遙遠的路程。隨著年歲的增長，路彷彿逐漸在縮短。到小學將近畢業時，那種奔騰跳躍的年代啊！幾乎常在放學後，舉著林投樹葉作成的風輪，迎向呼嘯的北風，疾奔回家。風輪轉成淡淡的圓圓的影子；而在玩興未盡時，路已完全被拋在身後了。

那時，我們都還小，因此覺得這條路特別寬。西半側是我們的步道，偶爾有些大人騎著單車經過，我們便成群追趕在後面，笑著嚷著，彷彿逐車吠叫的小狗。「載我啦！載我啦！」假如碰到什麼叔公啦伯父啦！手腳敏捷的傢伙，早已跳上車後的行李架了。

東半側是兩條深凹的車轍，不知有多少牛車的鐵皮輪子重疊地輾壓而過；那是祖先耕耘收穫的銘記吧！有時候，我們也喜歡踩著車轍而行，讓腳掌感覺那種泥土被輾壓過的平滑。最高興的是正好有空牛車駛來，我們便蜂擁地爬上車，讓老牛辛苦一程了。假如正臨黃昏，你能想像嗎？坐在緩緩搖盪的牛車上，看著一輪滾落稻田中的紅日，看著晚霞焚燒那片木麻黃圍護著的遠村，我們竟然不知什麼時候都靜默了下來。（節選）

十七、問候天空 簡媜

如果，藍天本是一本無字天書，雲必是無字的註腳。而我急速的車痕翻譯雲的語言於路面上，則是最新出版的注疏。天空以變幻的藍色鋪敘，雲以乾淨的手法描繪，然後交給我的眼睛去印刷，我們都在敘述一個夸父的故事，那個古老卻仍年輕的神話。

我讀懂了這一本無字天書。從此熱愛天空。無論何時何地，總獻上我舒暢的笑聲與問候的眼神。

後來，我的走姿變了。低著頭，不理一切。凡塵太多，把我的心房占得客滿。我很少再去關切天空。那時候，我幾乎不再讀雲，曾經，我認為她是詩的放牧者。也不再殷殷探詢季節的消息，曾經，我羨慕她是天庭的流浪漢。她的行囊裡該有許許多多想像與美合著的故事，而我不再是愛聽故事的少年。那時，天空是陰的。

梅雨開始，形成雨季。雨連續著，以一種無奈的落姿。日子開始有霉味。如果是一場滂沱大雨，倒還痛快，最怕的是有一搭沒一搭的雨絲，像是烏雲對大地不休的訴苦，無可奈何地。斷斷續續的雨，就如斷簡殘編；不成句的字，不成字的筆畫，組成一篇難懂的文章。訴得出的苦其實不是苦，訴不出的苦，方是真苦。雲的傾訴，向來誰也不懂，大地不愛考據。

生命的歷程中，其實也有雨季。所有的豪情壯志都在一剎那間被打溼了，像溼了翅膀的鷹，沮喪地凝望陰霾的天空，想要振奮，卻掙不斷細細密密的網絲，想要展翅，卻甩不掉羽翼上凝聚的重露。烏雲至少還有大地可洩漏，不管懂不懂，洩完了，雨季也就過去了。而無處可訴的苦，日積月累地便在內心形成陰沉的氣候，形成沒有陽光的一方天空。最悲哀的是，明明心裡延續著梅雨，臉上卻必須堆垛著虛偽的晴朗。生命之中，總難免有這樣的季節。

等待陽光，是最折磨的等待，卻又不甘心終日梅雨。有一天，路過淡水，見平疇綠野之上，太陽在一堆潑墨也似的烏雲之中掙扎。時滅時顯的光線，在天空中掙脫著要出來。我突然驚訝，內心深深地感動著。大自然總是無時不刻地在教我認識世界，傳授給我力量新生的祕訣。天下沒有永遠陰霾的天空，只要讓生命的太陽自內心昇起。我感受到日出的驚喜。於是，我想起夸父，覺得他與我是如此地親近。我聆聽那血液在我體內竄流的聲音，並感受到有一股蠻不講理的生命力，在我的心裡呼嘯著，說要霸佔整個春天。於是，昂首，問候天空，伸指彈去滿天塵埃，扯雲朵拭亮太陽。從今起，這萬里長空，將是我鑲著太陽的湛藍桂冠。（節選）

十八、秋｜｜聽說你已來到　　　　　曾虛白

秋，聽說你已來到！

算日子，你也該到了！我已感到你清涼的呼吸，溫慰的撫摩；汗珠兒收了，芭蕉扇藏了，夏布衫換上了夾衫，精神上解脫了蒸熱的窒息。

我知道你一定來了，可是你在哪裡？

我推窗找你，那兒有一些影蹤？眼前的，紅牆上排著黑門；地下，一道石板路；頂上，豆腐乾大小一方天。跟著鞋跟往外尋。平直光亮的柏油路，車兒在中間奔，人兒在兩旁擠，這是都市中有史以來沒有斷過的水流。我從小見慣，沒有變過，哪兒有你？

到底，你在哪裡？

那是在農事試驗場中，我第一次認識了你。藤棚下，給你掛上了一串串紫玉的葡萄；池水上，給你捧出了一顆顆圓的蓮房；果林中，梨頭青了，蘋果紅了；田隴邊，禾穗垂垂，閃耀著金黃的顆粒。

呀！秋，你是生命的象徵，你是成功的凱旋。我要向你膜拜，致我的虔誠。

可是，你在哪裡？我們早就熟稔了的，雖隔離了很久。

那是虞山的頂顛，我又一次認識了你。你給藤蘿掛上了五彩的子；你給草木變換了單調的綠；你灑下金黃，染遍了枝頭、朧畔；你蘸滿朱紅，點綴著蓼汀、楓林。我只見彩染的山河，一圓錦繡。

呀！秋，你是色彩的洋溢，你是自然的巧匠。我要向你膜拜，致我的虔誠。可是，你在哪裡？

過去的詩人，有幾個認識你？

說你彫殘，你何曾彫殘？誣你悲哀，你何曾悲哀？葉兒落，花兒謝，只是你脫去童衫，露出堅強的肌肉，你正在慶幸成功，滿載了光榮，這樣地喜氣蔥蔥，別說悲哀，一年中不能有再！

呀！秋，我願學你，我願跟蹤。

可是，你在哪裡？

春光太稚，夏日太濃，祇有你，偉大、壯麗，顯出大自然的本相。

生是大自然的靈，色是大自然的形。你貢獻著靈，發揚著形。你來了！瞧，自然在笑，宇宙在跳。

十九、田園之秋 陳冠學

轉了一個小彎，看見一隻褐毛野兔坐在路上洗臉。一條牛車路，一天裡難得一輛牛車經過，難得見到一、兩次人影，你說這裡，田野裡的老居民們，各種動物們，會不將路面當閒坐場散步道嗎？除了雨天，任何晝日，每一百公尺的路段上，任何時都可見到斑鳩或鵪鶉在踽踽閒步。田野裡的路是有生命的，若車水馬龍，路就給輾死了踏僵了。

雲雀是晴日的風鈴，是任何時都可聽到的。路南、路北的天空上各浮懸著一隻，過了這裡，那裡又升起一隻，大晴日的田園裡說是會斷了雲雀的歌聲，那是不可能有的事。

路一直往西傾瀉，宛似一條小溪流，朝宗於海，不論怎樣的轉怎樣的斡，總是朝西瀉去。花狗先前領路，到後來就落在車後了，好在牠落在車後，不然野兔便不免被追逐了。打擾了人家閒坐，委實是失禮之至。野兔見到我，連忙逃入蔗田中。花狗纔瞥見了影子，汪汪的吠，追了進去，卡得根葉切切作響，我只好停下來等牠。怪不得野兔選在這裡曝日洗面，路邊照例都留有空地，各有五、六尺寬，南邊是番薯田，北邊是蔗田。蔗叢高過人頭，將整個北面遮蓋在後頭，成了寬厚的樹籬。番薯地再過去，南邊是溪，對岸有個村莊，叫南岸，是客家莊。這番薯地實在是一片隱蔽的境域。東北風從路北的蔗梢上溜下來，弱得吹不動路南的番薯葉。對於小動物而言，沒有比這一段路面更好的閒坐場散步道了。將腳踏車拄好，坐在車上，把自己投入這一片靜謐中。

宋人詩云：萬物靜觀皆自得。真的，這裡幾乎沒有一件事物是不自得的。蔗田、番薯田，透過空中，落在這一切之上的陽光，以及天上的薄雲，甚而隱藏在葉下地中的一切生命，即連人類的我，我也和這裡的任何物一樣，心無一事地在安詳地眺望著。只有野兔受了一點兒打擾，但那也是自然界無足掛齒的事。此時牠或許早到了另一頭去繼續洗著臉面了。而花狗在蔗田中鑽著，假想著原始本能的狩獵，也是極其自得不過的事啊！

二十、星星的故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桂文亞

　　黃昏，推開二樓旅店白色橫條木窗，教室的小圓頂上方，出現的是看不見盡頭的天空，由青藍至淺灰而珍珠紅，到了山巒，忽然著火似地燒出了一道長長的金邊，沿著波浪曲折的山崚，拖曳而去。

　　這兒位於祕魯安地斯山系南部，距離首都利馬市東南一一六八公里，是個群山環繞、標高三四三○公尺的高原城市。

　　隨著天色加重，冷風開始披上他的大斗篷，在每條大街小巷裡穿梭。一頭流浪狗匆匆抬腿朝石柱用勁一灑，飛濺的尿珠把蹲在石階上打盹的黑貓阿利嚇了一跳，弓身一蹤，無聲無息潛進了一扇半掩的窗戶。

　　哐噹，冷風穿過轉角，順腳把一個鐵罐踢著了，這山城像滑梯一樣，不，比滑梯好一點，沒那麼﹁滑﹂，這鐵罐就咕咚咕咚一頭往下栽了去。

　　即使在這個城市裡擔任了近一千年的巡邏官，冷風還是一如當初地疼愛著他心坎裡的這個﹁小肚臍眼兒﹂。

　　據說很久很久以前，印加人的祖先曼哥卡帕克和瑪瑪奧克約，奉了太陽神印提的命令，下凡來教化人類。這對夫妻在南美大陸最大最高的湖泊提提喀喀湖面上現身，他們手提金權杖，為了尋找一個能夠輕易讓金杖沉入地底的位置。那就是庫斯科。

　　在古老原始的克丘亞語裡，庫斯科是﹁肚臍﹂或﹁中央﹂的意思。印地安人認為﹁肚臍﹂是一切事物的中心，也就是萬物能量的源頭。

　　這﹁小肚臍﹂眼兒的變化實在很大，五百年前只有一萬五千居民哪！現在人口十四萬，每天都有火車、飛機和公車往返首都利馬。飛機只要搧搧翅膀，六十分鐘就降落了。

　　夜幕逐漸低垂，橘色屋瓦和淺泥色的石牆、石板路，飽吸了安地斯山脈送來的冷空氣之後，又恢復了原本厚重寧靜的氣息。

　　到中央廣場的大教堂前溜彎吧？這廣場上漆著黃綠兩色的涼椅任人休憩。眼神隨著廣場兜個圈，你以為自己跌入了一個夢境。

　　這個夢境真實得有點兒不真實：你明明清清楚楚、﹁有血有血﹂的置身在這城中心，一攤攤擺賣水果的小販︵你聞到了過於甜爛的香蕉味兒︶、低沉迴盪的教堂鐘聲︵鐘樓就在眼簾下？︶、嘩嘩飛射的九眼噴泉︵髮梢上還凝着兩粒晶晶的水珠︶、手舞足蹈的赤足小童︵她的笑聲和小火雞沒兩樣︶、一匹毛茸茸過路的駱馬，兩匹聳動著大鼻孔，露齒而笑的羊駝︵我達達的啼聲難道是美麗的錯誤？︶。

二十一、窗口　　　　　　 吳鳴

　　想望一方窗口，面對著小河的出海口，冬天的時候，東北季風凜凜捲來，鱒魚會沿著河流逆流而上，把生命的奮鬥在眼前呈現，像每一分向上仰望的情操。那時，我將收拾筆墨，閤上書卷，打開緊臨窗口的門扉，走出室外，領受天地的悲愴與莊嚴。

　　如果有這樣一方可以細讀百川匯海的窗口，我會準備一本空白的札記，描繪河道的遷移，滄海桑田，以及自然界的一切變化，像個生態工作者那樣記錄著自然景物，四時迭替，我的血液會像河水般生生不息。在風雨淒迷的黃昏，從窗口望去，一片迷濛，黯黑自海上湧來，潮汐猛力拍擊岸邊，那是生命的無盡意。

　　曾經，我有過一方窗口，面對著浩瀚的太平洋。坐在海岸教室右後方靠窗的位置，數學老師在黑板上揮汗講解幾何、函數和三角習題，窗外是一片蔚藍的天空。順著丁字堤望去，海天交接處有一道細細的線，不起眼地畫在那裡，我常常想，那就是海角天涯了罷！而我，總是不安分地想要到遠方去流浪。

　　流浪的想望，多年以後，羈旅異地，像漂鳥般的歲月，我想望濱海教室的落地窗口，那無邊無際的海水正藍，也許，失去了窗口，正是我千尋萬尋的夢。告別青春，失去浪莽，只剩得一份小小的想望，如果能有那樣一方和海岸教室同樣的窗口，該有多好。年歲綦增，想望愈切，面向海洋的窗口，是生命過程裡那片小小的留白。

　　想望一方窗口，面對著山谷的轉折，春天的時候，山谷裡開滿了花，百合，馬櫻丹和勿忘我。從窗口望去，一脈錦繡。溪流淺淺，溪哥和沙蝦在石縫間悠游，孩童們穿著短褲，赤著腳在溪谷中嬉戲。我坐在臨窗的書桌前，展卷，讀著︽論語︾，沐於沂，風乎舞雩，詠而歸。

　　如果有這樣一方開滿百合花的窗口，春雨綿綿的季節，山谷裡的溪水轟隆轟隆響著，溪石滾動如萬馬奔騰，把山谷沖洗得一片清新。雨後初霽，我將沿著山谷散步，撿拾春水沖刷而下的石頭，像愛情故事裡那撿了一個又一個石頭的男孩，總是不能忘情地要撿一顆最大的石頭，最後只剩下空空的一把。而我，大概會犬儒式的自嘲：滾石不生苔。然後，對青色的山脈笑一笑，把朗朗乾坤擁入山水情懷。

二十二、美麗的繭 簡媜

讓世界擁有它的腳步，讓我保有我的繭。當潰爛已極的心靈再不想作一絲一毫的思索時，就讓我靜靜回到我的繭內，以回憶為睡榻，以悲哀為覆被。這是我唯一的美麗。

曾經，每一度春光驚訝著我赤熱的心腸。怎麼回事呀？它們開得多美！我沒有忘記自己站在花前的喜悅。大自然一花一草生長的韻律，教給我再生的祕密。像花朵對於季節的忠實，我聽到杜鵑顫微微的傾訴。每一度春天之後，我更忠實於我所深愛的。

如今，彷彿春已缺席。突然想起，只是一陣冷寒在心裡，三月春風似剪刀啊！

有時，把自己交給街道，交給電影院的椅子。那一晚，莫名其妙地去電影院，隨便坐著，有人來趕，換了一張椅子，又有人來要，最後，乖乖掏出票看個仔細，摸黑去最角落的座位，這才是自己的。被註定了的，永遠便是註定。突然了悟，一切要強都是徒然，自己的空間早已安排好了，一出生，便是千方百計要往那個空間推去，不管願不願意。乖乖隨著安排，回到那個空間，告別繽紛的世界，告別我所深愛的，回到那個一度逃脫，以為再也不會回去的角落。當鐵柵的聲音落下，我曉得，我再也出不去。

我含笑地躺下，攤著偷回來的記憶，一一檢點。也許，是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，也許，很宿命地直覺到終要被遣回，當我進入那片繽紛的世界，便急著把人生的滋味一一嚐遍。很認真，也很死心塌地。一衣一衫，都還有笑聲，還有芳馨。我是要仔細收藏的，畢竟得來不易。在最貼心的衣袋裡，有我最珍惜的名字，我仍要每天喚幾次，感覺那一絲溫暖。它們全曾真心真意待著我。如今在這方黑暗的角落，懷抱著它們入睡，已是我唯一能做的報答。

夠了，我含笑地躺下，這些已夠我做一個美麗的繭。

每天，總有一些聲音在拉扯我，拉我離開心獄，再去找一個新的世界，一切重新再來。她們比我還珍惜我，她們千方百計要找那把鎖解我的手銬腳鐐，那把鎖早已被我遺失。我甘願自裁，也甘願遺失。

對一個疲憊的人，所有的光明正大的話都像一個個彩色的泡沫，對一個薄弱的生命，又怎能命它去鑄堅強的字句？如果死亡是唯一能做的，那麼就任它的性子吧！這是慷慨。

強迫一隻蛹去破繭，讓牠落在蜘蛛的網裡，是否就是仁慈？

二十三、拾荒者 　　　　　　　林佛兒

　　在街角，一個撿破爛的老人揹著一只空籮筐，傴僂著身子從我的眼前走過，他穿的衣服像破布般地在寒風中飄揚，他的身體髒得像在煤炭爐房裡的打鐵匠。

　　汙垢的老人很快地從的視線消失，像颯颯的風聲吹過，我因而怔忡著，一個被凌辱的感覺在內心泛濫，是生命的難過和疼痛呢？還是人性中虛假的慈悲所作崇。有所謂的憐憫或同情，也不過是下意識可憐自己的縮影吧。

　　今天的世界變動如此厲害，生活在大都市裡面的人，漸漸失去他本來的面目；有些人在認命的心理下做著有些人不屑於一顧的工作，有些放縱自己在酒紅燈綠中靡爛裡生命。道德敗壞了，孳孳為利不擇手段地追求欲望。

　　同樣頂著一個太陽和呼吸同樣的空氣，人們被分成上下不平的階級。一條街巷剛走過一個襤褸的拾荒者，緊跟在後面開汽車的人口中咬著雪茄，趾高氣揚地按著喇叭。拾荒者在夕照中無視於這一切，讓風從樹梢上吹下落葉，低沉的聲音，像是一種控訴，讓雨從天空飄下，以洗滌這汙腥的大地。

　　拾荒者在排水溝邊有間聊遮風雨的違章建築，幾片爛木板拼湊起來倚靠在富裕者的牆角。每天，他比鄉下的農夫還要勤奮，在天沒亮的清晨，便揹起他的行當，在濛霧中，穿過大街小巷，撿拾爛紙廢物，直到黑暗的深夜，才拖著蹣跚的腳步回來；中午他吃了一碗綠豆稀飯，晚上他啃下兩個饅頭；活著便是這樣的簡單。

　　直到他躺下僵硬的竹床，一條毛毯加上一件棉大衣蓋著他，他便開始回想，故鄉的種種事物，那牽縈著他，親切而又熟悉的親人，既使屋後的一條河，也使他眼眶發紅，無聲的淚從眼角流到耳根……那是快樂的淚。嚴冷的夜和寒傖的燈焰，額外使他衝動，一種鄉愁的渲染，他的精神在堅毅中崩潰，他的身體，在惡性的循環中，逐漸消瘦。

　　但他實在是個硬朗的人，除了生活艱苦，物質條件貧乏，他樂觀，不奢求；除了他的皮膚粗糙，臉色蒼白，他的心是正直的，他不矜誇，平實地瞭解自己，在月光裡憂鬱地回憶。

　　他，他是那個衰老的，萎縮的，胃臟中咀嚼著酸楚，托腮在生命的秋境中的拾荒者。

二十四、梧桐四季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韓良露

　　諸多行道樹中，梧桐是相當有季節感的，春天梧桐發新芽時，就像好多綠色的小精靈爬行在梧桐灰白的枝幹上，小芽的新綠是水翠色的，嫩得有如新苔，讓整條街道都變得清亮起來，行人看了梧桐青翠，就覺得該換下陰沉的冬衣了，不知不覺中腳步也輕快起來。

　　梧桐嫩芽的時光很短，就跟溪邊的蕨草、薇草般來去匆匆，才不過數周，春天還在乍暖還寒時候，梧桐的嫩葉日日抽長，小精靈像一隻一隻綠色的小蝌蚪般變成了小青蛙，梧桐枝幹上掛著橢圓形的綠葉，然後隨著溫度增加天天長大，在夏天還沒真正來臨前，梧桐樹已經繁葉如蓬了。

　　酷熱的夏天，梧桐樹是街道的陽傘，行人可以暫時躲在樹下看著白花花的陽光透過樹影嬉耍，在樹蔭下，周遭都安靜下來了，有梧桐樹的夏天街道，也彷彿隨時都要午寐了。

　　西班牙、法國南部的人特喜歡在街道上種梧桐，有的梧桐老樹綠蔭茂盛到可以和對街的梧桐合掌環抱了，整條街就成了綠網遮天，在叫聲隨溫度升高的蟬鳴中，坐在行道椅上的老年人昏然地睡去。

　　梧桐最早聽到秋天的消息，夏日酷暑蒸發掉水氣的乾葉，在第一輪吹起的秋風中飄然落下幾張黃葉，躺在地上對著還在樹上的友伴輕語，來吧！來吧！回到大地母親溫暖的懷抱中。在更多次秋風的探訪下，更多的梧桐葉離開了從小生長的地方，回歸傳說中的家鄉，它們呼吸著土地的氣息，感受到比從前更親近土地的溫暖。當有的秋風吹走了某些落葉，把它們帶到了更遠的地方，也讓它們遇見了更多梧桐葉的新朋友，也有的落葉被吹到水溝邊、別人家的院子裡、人行道上，有的落葉開始明白什麼是寂寞和流浪的滋味。

　　還掛在樹上的黃葉也慢慢覺得孤單了，失去了太多朋友的它們，在愈來愈冷的秋風中縮緊身子，它們互相給彼此打氣，當它們看到行人踩在一層一層相疊的黃葉上時，它們聽到的刷刷聲，令它們膽戰心驚，但在深秋某個突然來到的夜雨中，整株黃葉像隨著雨般落下，秋夜梧桐雨，化為大地泥，它們終於不再抵抗命運了。但多情的詞人看到最後的梧桐葉也散去了時，不禁寫下了：﹁梧桐樹，三更雨，不道離情正苦。一葉葉，一聲聲，空階滴到明。﹂

二十五、秋的甬道　　　　　　　向陽

　　四季各有象徵，這是你知道的，春代表復甦、新生，夏代表成長、喜悅，而冬則是一種死寂、蕭瑟，但是關於秋呢？關於秋令我們茫然，因為它一方面是果實的成熟，一方面竟也可以是葉的凋萎！在收穫的豐盈與萎謝的飄零間，你如何去界定秋呢？取其ㄧ必失其一，去其ㄧ則又無法成其ㄧ。彷彿兩種相互排斥的因子，忽然達到了物理的諧和，對嚴格劃分權責的季候來說，無疑這是最溫柔的反諷。

　　但是，如同滿盈的水面，這何嘗不是一種張力的形成。將春夏與冬的截然歧異，藉著秋的甬道互為溝通而不覺其突兀；讓果實成熟也讓花葉凋落，在生與死的對比和殘缺中臻於循環的圓滿。

　　生命也是這樣的吧！你正欣喜於滿園的花果成熟，不意ㄧ夜風雨，便落得殘英繽紛，在收受和給予之間，你如何去衡量得失呢？取多或許同樣失多，取少或者可能失少，不取可能不至於失。然而失的本身是否即便是失呢？取的內涵裡其實也包容著失。因為生命不是收支平衡的帳簿，你無法用算盤上下其間，無法在電子計算機的數字裡得到正確的結算。然則在得失裡，你曾否認真地計較過權利與義務的差別？

　　有些葉子終其一生只在陪襯花的嬌嫩，有些花終其嬌嫩只在孕育種籽的成苞，而種籽終其成苞只在苗芽的茁壯，苗芽終其茁壯也只在枝葉的扶疏。就是這樣，生命裡有許多際遇彷彿命定的循環。你收受，是由於給予；看似失多，其實得亦不少；權利的享受，正因為義務的付出。而這種矛盾張力的形成，乃就促使了生命意義的飽滿。

　　所以，風雨也許敗壞了你花葉般的肉體，但也可以孕育你意志的果實；富裕豐足你的生活，卻可能使你的生命貧瘠。懂得付出，你便會了解，何以樹寧願割捨它美艷的花葉而承載纍纍的果實；知道收受，你便會了解，樹在風雨中的搖曳與掙扎，表達的不是痛苦無奈，而是一種輕微的喜悅。在秋的甬道裡，新生與腐朽的來來往往，蔚成生命的大觀，同時呈現交通的美感。

　　花是會謝的，葉子會凋萎，而果實要成熟，然後腐壞吐種，再成新樹。生命也是一樣，經過年少的受栽育，青年時期的成長，走入臻於成熟而逐漸衰落的甬道，在風雨中，表達最飽滿的內涵與最剛韌的外延。

二十六、逝去的瞬間 張菱舲

當我九歲時，在一個冬日的夜晚，我坐在溫暖的爐邊，將頭靠在母親的膝蓋上，姐姐坐在我旁邊，窗外響著狂風捲起雪雨的聲音，配合這風聲的，是聚精會神坐在那架破舊的鋼琴上用功的二哥，他不斷重覆的彈奏莫扎爾特的一首朔拿大，盡他全力使這架破鋼琴發出諧和的聲音來；爸爸靠在媽媽的椅背上，用一種拖長的音調，向著比我大兩歲的姐姐和我，朗誦一篇童話詩，這首詩篇的故事，是描述一些遙遠的國度和她們奇怪的人民，描述海洋和森林怎樣充滿會唱歌的魚以及會說話的樹。這首小小的詩篇，在我面前展開了那樣一個動人的世界，當我九歲的時候。我所生活的世界，像其他的小孩一樣，完全由幻想與現實相混而成的，我時常懷著一種孩童的真誠，相信那些在成人看來可妙的事物，我卻認為是多麼真實的必然的存在。

在那個冬夜，我忽然有一種強烈的慾望，想要寫一篇驚人的美妙的故事。我記得多麼清楚，當我向我最親愛的父母哥哥姐姐宣布我的計劃時，爸爸怎樣停下他得意的朗誦，讚許的看我，媽媽又怎樣抬起她深受感動的美麗的眼睛；我記得多麼清楚啊，哥哥對我微笑，而姐姐希望我立即開始我的計劃。當這一切，在我們那座被寒冷與狂風的冬夜環繞的溫暖小屋中發生時，是我這一生中最幸福的瞬間。一種孩童的創造慾望在我心中激盪，那是一種甜蜜的停足在高峰似的心情，那時我所得到的完全喜悅與安慰，是因為這慾望建立在無知和一時的狂熱上，被當時那種氣氛所迷惑，或許它曾引起一種天才的自覺，去輕叩那扇神祕的門扉，或者不是；那只是一瞬間，從那時以後，它就永遠睡去了，從未覺醒過。

第二天一清早，我將自己裝束成一個奇特的小姑娘，然後帶著姐姐給我的紙和筆，十足像個幼年的唐‧吉訶德一般，出發去尋求題材了。那是一個極寒冷的早晨，整晚的狂風，將僅餘的生命如那些鈴形花都颳走了，我裝出滿面風霜的探險家的神態，來到屋後的橘林裡，在一塊我平日坐慣的岩石上坐下來，這塊岩石靠近一條堆滿亂石的小溪，現在因為結凍的關係，那些黑色發光的石塊，像是嵌在冰糖裡的胡桃一樣。

二十七、父親回家時 詹宏志

依稀有一股累積的尿意壓迫，我悠悠醒轉，睡意仍濃，卻發現天已經亮了。我躺在床上掙扎著要不要起床，卻突然感覺到家裡瀰漫一種異常謹慎的氣氛；從門外交織穿梭的輕微腳步聲，我察覺媽媽和阿姨的腳步都比平日輕細而小心。

心裡凜然一驚，我立刻翻身爬起來，躡手躡腳走到紙門旁邊，輕輕拉開一條細縫，向另一個房間張望。果然，隔壁臥房的榻榻米上，一床紅被面的厚棉被裹著一個聳起的人形，不遠處的矮几上，一個木頭煙灰缸已經醒目擺在那裡，這一切跡象都說明，父親在昨天夜裡某個時候，已經回來了。

我應該高興還是害怕？

也許應該害怕。父親倒是不曾對我們疾言厲色，他永遠只是坐在炭爐旁，帶著微笑，默默抽著煙，旁邊放著只有他回來才會拿出來的木頭煙灰缸，還有一杯永遠會被添滿水的專用茶杯。但這一段時間，母親和照顧我們的三阿姨、六阿姨會變得比平常嚴厲，她們好像都怕父親生氣，一面喝斥我們頑皮，一面用眼角偷偷瞄著父親的表情，但父親永遠只是莫測高深地微笑著。

也許我更應該高興。父親回來總會帶一些糕點或零食給我們，其中最令人興奮的，是一種從台北麗華餅店買回來的小西點，鬆軟的餅皮是誘人的咖啡色，香甜的內餡則是金黃色的奶酥，約莫半個雞蛋大小，一口可以下肚，可是我們都捨不得，一小口一小口地嚙咬著，希望這種甜美的享受能夠持久一些。

父親在遙遠的山區煤礦場工作，他既是規劃開採隧道的工程師，又是管理生產與銷售的礦場場長，大部分的時間他要待在山區礦場裡，其他時間他又要奔波於政府機關、投資老闆、以及煤炭買主的酬酢中，幾乎每隔四十天才能回來一次。但奇怪的，父親從來沒有在我清醒的時間走進家門，每次總在我入睡以後，我都是在某個早上醒來發現情況有異，才知道他回來了。而我也很少看到他離開家門的樣子。也是另一個醒來的早上，家裡的氣氛突然鬆弛了，彷彿警報解除了，權威的男主人走了，家裡又恢復母親、阿姨、小孩們平淡的日常生活。

那是四十年以前的事了。在那個安靜平凡的時代裡，相對於街坊鄰人，父親旅行遙遠，交遊廣闊，看到的人和接觸的事，常常超乎我們的想像。

二十八、三月陽光 周志文

料峭春寒的三月間，太陽偶爾露臉，廟埕上有兩個老人在曝日，他們靜靜的坐在張開的椅子上，一動都不動的，似乎害怕一動就會把陽光抖落了。在他們旁邊，就在陰影和陽光接界的地方，有幾個女孩子在跳房子，偶起爭執，就大聲叫嚷起來。

一個老人看著她們跳房子，但似乎又什麼都沒有看到的樣子，另個老人，則像是已沉沉的入睡。人逐漸老去，像枯萎的花，在枝頭失去了水分和光彩，只等一陣風，把它們吹落。至於吹到哪裡，任何精確的數學都無法計算出來，詩裡面有「化做春泥還護花」的句子，那有點一廂情願的浪漫。落花可能落進水溝，被下水道的水帶進河裡，然後流進海裡，只是還沒有到遙遠的海的時候，就被「分解」得一點痕跡都看不出來了。還有可能被風吹到一塊滾燙的石頭上或水泥塊上，只要一下工夫，它就被蒸發得失去了色彩，失去原來的形貌，這時與其他物體相碰擊，就成為不見形體的塵埃。一朵花是很容易消失的，在這個世界。

花是脆弱的，也因脆弱而美麗，大致而言，人生有美麗的部分，因此在這一部份的人生就充滿了脆弱而危險的陷阱。人只要有一根中樞神經出了問題，它就會喪失了所有的判斷能力、審美能力，所有的價值對他而言就失去了意義。人只要是有一點荷爾蒙分泌的失調，他就像盛開的花在短時間枯萎而謝落。人有點像一朵剛剛被吹筒吹起來的玻璃花，對腦神經科醫師而言，人確實像那朵透明的花，在吹它之前，沾一點化學藥劑，花瓣就可變成想變的顏色，但這個顏色和形狀是十分輕而脆的，只要一碰，就整個碎了，碎了就完了，不能重整，不能修補，只有重新來過。

人生有點像繞圓圈，從零度開始，最後繞了三百六十度又回到原來的位置，因為三百六十度就是零度呀。假如人的開始是老年，而結束是童年，則有什麼差別呢？

假如人的結束是童年，靈魂潔白如紙，那麼人生就可能在最美的時候停止，即使不能重整、不能修補也沒有關係，一朵玻璃花在最美麗的時候碎了，留給人的印象是一朵盛開的花的模樣，而不是枯萎的花。我的一位醫生朋友有次告訴我，姑不論在醫學上是否可能的問題，而是這樣的「變化」究竟有什麼意義呢？在他看來，老人和童年幾乎都同樣的潔自如紙呀！

二十九、荒野之鷹 簡 媜

「寧願是荒野上飢餓的鷹，也不願做肥碩的井蛙！」職是之故，我學會綑綁行李。

十五歲，綑了今生的第一個行李，連牙刷、毛巾都帶走。屋前厝後，巡了一趟，要狠狠記住家的樣子，躲在水井邊哭一場，忽然長大了五歲。我不嫉妒別人的十五歲仍然滾入父母懷裡，睜著少女的夢幻眼睛，而我卻得為自己去征戰，帶刀帶劍地不能懦弱。

所以，孤伶伶地在臺北寄人籬下，每天花三個鐘頭來回新北投一所高中與復興南路的親戚家。臺北火車站前，清晨賣飯糰的婦人，我拿她當媽媽。坐在淡水線火車上，飯糰啃完了啃書本，每本書爛得軟啪啪；課堂上，閉眼睛都知道老師說錯一個年代。

那時，校內的讀書風氣不盛，許多人放學後趕約會、跳舞、逛士林夜市；情況好的，趕補習班。我沒有玩的權利，也沒經費課外補習。還是那付硬脾氣，就不相信出考題的能撂倒我，非上好大學不可。

這樣逼自己，正常的十七、八歲身心也會垮的；平常，沒談得來的朋友，她們追逐影星、交換情書，我沒興致；想談點生命的困惑與未來夢想，她們打不起精神。我乾脆跟稿紙談，談迷了，就寫文章、投稿，成天在第二堂下課衝到訓導處門口的信箱，看有沒有我的信？若是雜誌社寄來刊稿消息，我會樂得一看再看，看到眼眶泛紅；大報副刊寄回退稿，則撕得碎碎地餵垃圾桶。我想‥「總有一天…」為了那一天，吃多少苦都值得。

我做事一向勁道猛， 非弄得瞭若指掌不可。迷上寫作，連帶搜別人作品看得眼睛出火。他們寫得好，我寫不好，道理在哪兒得揪出來才能進步。常常捧著兩大報副刊上的名家作品，用紅筆字字句句勾，我不背它們，我解剖它們，研究肌理血脈，漸漸悟出各有各的路數，看懂名家也有鬆垮垮的時候。那時很窮，買不起世界名著，鐵了心站在書店速讀，霍桑《紅字》、赫塞《流浪者之歌》、《泰戈爾全集》、托爾斯泰《高加索故事》……，有些掏錢買了，其餘則瀏覽，希望將來變成大富翁全娶回家，看到眼瞎也甘願。「世界太大，生命比世界更大，而文學又比生命遼闊！」我決心往文學走，不回頭。

缺乏目標的年輕生命好比海上飄舟，我知道自己的一生要往哪裡去，考大學只是眼前目標，我知道為什麼必須上大學，不是依社會價值觀、師長期待或盲目的文憑主義，而是依自己對生命的遠大夢想。

三十、留一方心田 琹 涵

在生活裡，有太多匆促的腳步走過，喧鬧的聲音響起，不由得令我們緊張；我們熱烈投入，也不免疲乏至極。此時，但願能為自己留一方心田，以供休憩。

是的，有一方心田，好讓美善長駐，單純久留。因著無求，它是寫意的，無所罣礙，映現了世間和煦的愛，緜密的情，使人生也增添了溫熱，不再感到炎涼。

一方心田，當宜於播撒良善的種子，讓每一個美好的念頭都能在此植根，誠於中，形於外，發而為嘉言善行，必然可以影響我們的周遭，也帶動別人走向和諧、喜樂。

一方心田，它靜謐而又平和，正足以過濾生活的雜質，得到淨化。讓挫折遠去，哀傷被遺忘，我們又可以仰望陽光的照臨，重尋勇氣，再次出發。

一方心田，有仁厚，也有同情，我們才能面對人世的滄桑。明知它有缺憾，而依然願意包容；以悲憫的心看待，自然多了一分體諒。怨尤無從生，一切也雲淡風輕了。

王維在〈竹里館〉一詩中寫著：「獨坐幽篁裡，彈琴復長嘯。深林人不知，明月來相照。」婉約空靈，呈現了安寧無爭的心境，其間的遠邃和灑脫，令我們羨慕。

我更愛的是熊孺登在〈送僧〉詩裡的：「雲心自向深山去，何處靈山不是歸？」啊，願我們的心田澄澈，如同雲朵一般，自在地飛越群山，隨處可以依附，也正因為這樣，還有哪兒的靈山不能歸棲、寄身呢？不知你讀來，是否也會覺得禪機雅趣，耐人尋味？我獨愛它境界的出塵，一無沾染，這般地高潔，不流於凡俗，卻又幾人能夠呢？但，雖不能至，心嚮往之。

留一方心田，可以沉潛於山水的清音，可以永保赤子的情懷。那麼，有一天，當苦難來到，就更能堅強地面對，並帶著一點寬厚的心情。

年華易逝人易老，這就是人生。然而，不管我們曾遭遇了什麼，我們都要在心田裡常懷感恩。順境，固然值得慶幸；逆境，也必然有其旨意，讓我們學習、頓悟，從而大有所得。